

## 水与建筑设计艺术

查理斯·威·摩尔  
詹妮·里德斯 著  
李嘉充 译

### 建筑设计艺术中的水 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四百年前，有一个聪明的日本设计大师名叫森那利克树 (Sen Wo Rikyu)，他在能俯瞰大海和岛屿极具戏剧性的悬崖上设计了一个传奇中著名的茶园，尽管那里有壮观的风景：通过低沉连续而极少高低变化的模糊声的海洋有广阔的海域。他还是在茶园的周围设置了一道高遮板，并在四周种植了树木，在茶桌旁边设置了一个小石盆以供人洗手。在日本喝茶有许多礼节，洗手就是一个重要的前奏。在石盆的正前方，通过树叶在木板上挖了一个整齐的小洞，当游人洗手时，就可透过树叶放眼大海。这个茶园虽然简单，但其中蕴藏着深奥的道理即将有限的水（石盆中之水）与无限的海洋进行比较的恰当表现。正如森那利克树所描述的：

在这儿是一点水，  
在那儿，树林之间，  
便是大海。

尽管这个茶园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但是森那利克树的传奇设计还流传到今天，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缺水的地方和设计领域，世界上的水都可称之为精神之源。

无论是普通的和简单的，还是有诱惑力的复杂的，水无处不在。当我们不得不盯着看桥下边的水流时，感到水就象一个从大理石边缘源源溢出的水片，当我们在海滩坐上几个小时能听到水流或波浪的汨汨声。从已消失的茶园到簇叶丛生的安布亚布 (Umbrian 意大利中部一地区) 别墅到旅馆周围的喷泉，我们为我们在建筑环境中运用水而感到自豪。

理解水在建筑设计艺术中的作用关键是理解水的艺术性——物理定律控制了水的特征，水大多数是以液态存在的，液态水是如何作用与反作用于我们的视觉的，它的意象体系又是如何与我们人类发生联系的。正如诗人穆瑞尔·瑞克色 (Muriel Rukeyser) 描绘的：“世界是由史话组成的，而不是由原子组成的”，所以水也是由史话组成的，它不仅是由氢和氧元素组成的分子微粒。不论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包括了水，他们把关于水的物理特性、图解说明和传说寓言的资料放入一个珍品柜中以提高他们的设计水平。今天水与人类的联合已被我们的祖先形式化，所以世纪的更替具有象征意义，积累的智慧在一千多年的潮流中幸存。

水的性质在自然界中的表现好象是不变的，因为它总是被自然规律所制约。尽管它复杂的物理特性不能用简单的等式完全解释，但对其特性的了解仍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基础。纯水是(或说应该是)无色无味的。在化学中水是氢的一种氧化物，它大约覆盖了三分之二的地球表面，将近三分之二的淡水在寒冷的南极结成冰。大气层中的、地球表面的和地下的水对我们行星的天气系统起着关键作用：空气的湿度和雾保持着我们的空气；海洋中水的冷和热决定了温度的高低，水的凝固和溶化使土壤中的水份周期性地储存和释放。

水在 32°F 即 0°C 变成固体，在 212°F 即 100°C 变成气体。随着大气压的增大或减少，水的凝固点和沸点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当水凝固时体积扩大，大约扩大其体积的十一分之一，它与其他多数液体的凝固不同(大多数液体凝固时体积缩小)；当水处于液态时，它几乎是不可压缩的。有两种力制约着水的水平表面：一种是附着力，就是水分子和其它物质之间的吸引力；一种是内聚力，就是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亿万分子聚集在水的表面形成张力，对于水分子张力总是使其产生尽可能小的表面。当水流动时，它的运动是通过力，换

言之是通过能的内在作用而产生的，浪花、急流、细流、水滴、扑通声和暴雨一系列的活动都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的。

对设计者而言水可以用的形态有：冰、液态和水蒸气；在这三种状态下，水可能流动、结冰、形成水蒸气，从高处流下，从低处喷起来或象雪花般落下，因为建筑是环境的一部分，而环境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对大多数待完成的世界风景来说充分运用水景是必要的。宁静的北湖似薄雾寂静的表面倒影着神像，以反映神灵象手中的镜子一样灵活。森林中的溪流通过大雾浓厚的阿帕拉契山脉 (Appalachian 在北美洲三东部) 地下。在委内瑞拉的雨林森林中，小瀑布的水流充满了薄雾萦绕的空气，这种潮湿的空气带来了恐怖阻森的宁静。从海洋过来的雾气清洗了爱尔兰的悬崖峭壁，然后象幽灵一样，通过岛屿，滚过小山和河谷。镇雨镇静哗哗地落下，把多斯加加 (意大利西北部一地区) 石头城外观改变得象色彩柔和，湿度适中的彩色海市蜃楼。在日本，从似火山的热泉来的水蒸气主流主要用于蒸气浴，有少量的从透明的冰雪堆滑落。甚至通过化学的和物理的方法，在世界上水的作用无处不在，水在最大范围内的优良品质是，它能根据环境设置的不同阶段来塑造不同的形状。主要是根据所要表现的深奥的、富有诗意的含意和创作灵感来改变水的形状。

在水中潜藏着时间的奥妙，马卡斯·奥里留斯 (哲学家) 在他的专著《沉思录》中写道：“有一种包含事物的巨流，通向人类，时间是一种暴怒的洪流，一晃即逝，且一去不复返，谁也不能追回，它将永远消失。”在池塘里砰地投掷一块石头，石头在水中泛起的波纹将无止境地向外扩展。月球的地心引力象催眠曲一样引发海洋的潮起潮落，江河流过深深的峡谷，这峡谷是由于水经常流过而形成的。急流汹涌向前就象永不畏缩的时间表，水的撞击声能在峡谷的两岸产生回声，峡谷的两岩也能在水中倒影出它的形状。雨季的到来，记录着季节的变化和年复一年的自然规律。光线能渗透到海洋的底层，海洋的最深处似乎能隔断时间，那里神秘而恐怖的世界已被我们逐步进化的祖先所居住。综上所述，当波浪卷起时，海平线无止境地穿越时间——一年、十年、一个世纪。由大理石砌成的喷水池由于水持久的洗冲而变得光滑，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发出咯咯声。

水的隐喻对持反对观点者来说是相当丰富的。长期以来地球、空气、火和水被视为宇宙间的四个基本要素。在中世纪有一种禁律，那就是绝对不允许给流放的罪犯供给水或火，因为这两者都是生存所必须的，与其它的东西相比，水为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伟大象征。所有的生命都必须依靠水；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脱水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离开水而生存。这个生命之源无论在宗教、文学还是任何一个文明的艺术中都是主要的设计思路。圣·约翰 (Saint John) 在他的专著《福音》中写道：“每个人他喝了水后会再口渴，我们将永远需要，就象源泉不断喷发一样水不断地注入生命。”基督出现前的几个世纪，道教之父老子 (中国大哲学家) 写道：“水就象至高无尚的上帝，它养育的所有的生灵。它聚集在人们不注意的低凹地方。这样水是很讲道的。”在《古兰经》中，水被看作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赐给信仰上帝的凡人 and 无所不知者：“难道人们还不肯相信从未见过的上帝吗？地球难道是我们拆开的一块固体物质吗？离开水我们能制造每一样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你将永远不相信吗？”

在中国，地球被看作是生命的有机体，珍贵的水是一种“道”的表现形式，指的是自然规律。中国的水彩画画家经常把水当作生命符引入他们的风景画中，水或者聚集在水池里或者通过河流、瀑布流走。库黑斯 (Kuo-nsi) 在他的专著《关于风景画的探讨》中写道：“水是有生命的东西，因而它的外貌可能是深沉与宁静，柔和与平滑；它可能是巨大的象海洋一样，迂回前进，周而复

教堂尖塔为标志通过草原——这些尖塔在英国中部地区是最容易看到的标示物。一些比赛由于没有营房，没有比赛规则而发生令人失望的事情和冲突。一种鲁莽的比赛是在月光下进行的。这些辉煌成就象尼梅德和达迪德的报刊专栏作家通过古老的运动杂志描述出来呈现给一般的公众。这些故事提供了数以百计的运动印刷品的资料，在十九世纪这些印刷品被大量地卖出。

在一八三一年来自斯坦阿伯斯的一个老板组织了一场赛马。根据提前制定好的规则一些骑兵安排在观众面前的栅栏后。在一八三〇年末障碍赛马已扩展到不列颠岛的所有赛马场，所有赛马场中最著名的是建于二一八三九年的艾特格兰特赛马场。这个赛马场中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瑞必马出生在一千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它获得了一九〇八年这个赛马场上的比赛胜利。从美国运来的巴特立斯小马获得了一九三八年这个赛马场上的比赛胜利。接着在一九六五年杰托姆马由玛丽女士选送去参加比赛并获得了胜利。杰托姆马的美国骑士卡姆彼·史密斯 (业余爱好者绅士的缩影)，在他到欧洲的艾特格兰特赛马场之前已两次获得了主要的美国障碍赛马场玛瑞拉亨特卡帕赛场的胜利。那年在艾特格兰特赛马场有四十七匹赛马被邀请参赛，并发生了一场大灾难。有三十多匹马摔倒，但是杰托姆马很幸运，它发现它在最后一个栅栏处超过了斯卡特马、佛瑞德马，杰托姆马以半个马身位的优势获胜，这是艾特格兰特赛马场上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障碍赛马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的危险性和经常出现的倾覆现象，当赛马越过栅栏时，整个大运动场陷入喧闹声中，障碍物中一些高度是适中的，这些对同时代的艺术家是有吸引力的。萨姆·斯威特的画“跨越障碍”，灰白色的马奋力超越旁边的赛马，同时几匹赛马跨过一个高大的栅栏，这在世界上的障碍赛马比赛中是一个美好的画面。

### 西方的马

一八九六年“我的布克马”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画。它包含了西方所有的神话和戏剧：有冒着生命危险时机表现出的男子汉之间的友谊，极端的作法，马和骑士之间融洽的合作关系。在纽约全国性的高等院校设计展览会上，这幅画第一次就获得奖金三百美元，这对它来说还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这是一幅既没有签名也没有地址的艺术品。工作不员仅仅记得当时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看起来很贫困，他丢下画布匆匆离去。纽约的新闻时报曾发表文章，认为此艺术品是反映西方中世纪骑士小说的典范，它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对美国都市人具有吸引力。不

久人们发现了一名叫查理斯·斯克瑞威哥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他近二十年都是很贫困的艺术家，最近才出名。随着他名声的扩大，他到了西方的达科塔 (昔为美国北部一地，一八八九年为南北达科塔二州) 并画了速描画，画面上有印度人和骑兵，骑兵正在与一个有传奇追求的约瑟老兵、必哥尼的印度幸存者交谈。他还创作了一幅宏大的在边疆已消失的战斗画。

在一八九四年，腓特烈·杰克森托尼斯写了一篇有关美国历史协会的文章，题为“美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边疆”，“那里有一片空闲的陆地，它可以连续向西延伸以增加美国西部的住宅区，说明了美国的发展前景。”他表明根据美国人民的性格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这块土地问题，这块土地对美国来说是必要的，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美国人民的活力，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

当时的历史学家对西方的扩展抱着不乐观的见解，他们强调这不反导致对美国文明的破坏，也牺牲了早期从西班牙来的开拓者所做的贡献，甚至对实现和维护西方殖民官僚政治联合的重要性也无利。但是在一八九〇年沿着东方沿海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表明托尼斯远大目光是很准确的，他的观点很具感染力。由于对西方情景画的渴望，他们买了一万份印刷品，并挑出许多同时代杂志中有原版或复制的画面。斯卡威哥拉根据腓特烈·瑞姆特和查理斯·米瑞斯里的需要产生出了一种职业专门满足这种大众的需要。他们工作的中心是制造出理想的马画像。就象危险时的忠实朋友，孤独时的伙伴，一个信赖的画家在不适于居住的气候和地域，有理想的、忠诚的、忠实的朋友陪伴直至到死。斯卡威哥拉的面具有一定的技巧，有醒目的色彩，还有边疆上有广泛感性认识的老战士。他还提供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有关西方胜利的场景，并创作了画，如“寂寞的战争呐喊” (私人收藏)，画面反映的是一个骑兵向一个印度人射击，印度人表现得没精打采，身子弯的低于他的皮特马的脖子。还有“驻立的卡斯特马” (私人收藏)，引起极端现实主义者们的很大争论，斯卡威哥拉直到一九一二年死去时依旧是西方最杰出的画家。

不过腓特烈·瑞姆特是关于运动的和不顾危险的英勇的马这方面最著名的画家。他有一句简短的格言“他懂得马”，他有数以百计的有关马的画和雕塑品，证实他确实是一名懂得马的艺术家。瑞姆特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作家，他能明显地表达他赞赏的“野马牧童画”：画的主体是带鞍的马，而不是牧童。他能将西方的风景画装饰得更优美，不是因为他留给我们西方的理想，而是因为他出身于这片沃土。他能根据所有依附于西方边疆的栅栏兴衰来表达本地的发展状况。

## 周琮凯作品选

左：斗马 (线描)  
下：马踏飞燕 (油画)





始；它可能是油滑具有光泽的，象喷泉一样喷出、发射和溅落；它可能来自一个富饶的地方，并流向远方，它可能形成瀑布冲向天空或跌入深谷；它可能使渔民感到高兴，给草木以欢乐；在薄雾与白云闪光的交融处，它可能是令人神往的。所有这些都是水具有生命力的动人的外貌”。水作为生命之符也出现在西方艺术中，这决不是一种巧合，艾尼贝尔·卡瑞克（Annibale Carracci）在他的风景画《逃至埃及》中，把水源放在画的中央，是作品的焦点。水是意象风景画的生命源泉。

尽管水的角色可以说是与生命具有相同的特性，但水也可以看作是死的符号。就象它可以看作是复杂的和有生命力的，它也可以看作是空白的，黑暗的和冷酷无情的。水虽然神秘地远离其隐蔽的动脉网络，它仍被视为罪恶的力量，十分恐怖。水毫不留情地挣脱约束，它会损坏东西，淹没田土，它能消磨容器、能使植物枯萎，它能泛滥成灾。它甚至破坏记忆。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约翰·卡特（John Keats）给他在罗马的英国人公墓中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墓志铭：“这儿躺着一个人，他永存于水中”。水能灭火，火能蒸发人，但对于他们自身来说，都是同样的可怕。

**水和火将毁灭，毁灭了我们已忘记的建筑，圣殿和教堂里唱诗班的席位。这是水和火的毁灭。**

赖纳杜·大·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 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萦绕地研究水的运动。在观察了河水上涨淹没了河岸，吞没了毫无设防的村庄和城镇，他深信了水恐惧的一面，他在日记中写道：“泛滥的河流产生的洪水一定要在其可怕恐怖的运动之前进行控制，否则的话，正如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它造成不可挽回的恐怖的影响，远超过它造成的直接破坏。”赖纳杜压制住自己的恐怖，用他平常所具有的爱心，画了一副炭粉画来表达急流洪水的泛滥。用黑暗和预兆，唤起人们对急流洪水的恐惧感，在它们没被控制前它们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暗语。

温柔的水，表现出反射的、新鲜的、洁净的特点，象征着年轻、健康和活泼。从古代的澡塘到现代的萨拉多加（美国纽约州东部一村镇）的温泉，人们聚集在具有治疗术的水池中淋浴治病。喝特殊的水也与健康有关：古希腊有个温泉，这泉里的水只有上帝才有特权喝，今天这风行一时的温泉水，装进讲究的瓶子里，变成矿泉水并有相当繁荣的市场。这温泉具有神圣的青春般的泉水，这种令人神往的具有魔力的泉水能洗掉一生的晦气、能抹平时间的创伤。詹波斯·达勒斯（Juan Ponce de leon）所要寻找的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一州）温泉和十六世纪早期的加勒比海（在中南美洲东部）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们主要是为了追求财富），但是他的功绩在于给极具想象力的探险队寻找宝贵的水的史话赋以灵感。在十九世纪腓特列·帕努担穆兰的小说《青春的源泉》中，西班牙骑士赫雷拉在比米尼的岛屿上发现了神奇的水：“他从休息处迅速地跑向水池，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儿有富于青春活力的水，象一个二十岁的年青人——笑盈盈的脸，黑眉毛，颜色鲜艳的波浪式头发——都是清晰可见的。在波浪的水面反射下，能看到富于生命的他”。正好相反，威廉·布拉克在《预料中静止的水的危害》中警告到，停滞的水能毁灭青春，导致身体和精神的必然衰败。再者如果一个口渴年青人没有水那他将失去天真甚至生命。莎士比亚（英国剧作家及诗人）在他的《青春的甘露》中写到，露水在早上不消失，随着下午温度的升高才消失，年青人也一样，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老。正如艾略特（美国教育家）所写的那样：“一个老人在干燥的时候特别渴望水，而这时小孩却觉察不到”。

充裕的水是肥沃的象征。全世界各地的人民为表达“渴望雨水”已设计了各种各样的仪式来祈求造雨的神灵。英国学者詹姆斯·佛莱在《金色的树枝》中描述了几种仪式来强调水与土地肥沃之间的联系。在印尼的哈拉马哈尔（Halmahera）在求雨仪式上，首领挥舞着湿淋淋的树枝以拨开丛密的云层。在新不列顿（美国康乃狄格州中部一城市），求雨魔术师会把一个湿包袱埋在地里，然后用嘴模仿水的溅泼声。在美国北部的俄马哈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城市）求雨时，人们用一个大容器盛满水，且绕着容器跳舞，吸吹容器里的水把它喷向空中，当容器中的水吸干后，舞者跪在地上，贪婪地喝溅出的水，并重新把水喷出。有时妇女的生育力也用来当作一个附加的引诱。在印度求雨时，裸体的妇女和姑娘在半夜走出家门，拉着犁耕地。水除作为富饶的象征外也具有吸引力，普遍联系的隐喻。水获得富饶显得比从地球获得富饶更情愿，水继承了她来自海洋的吸引力，她能上升离开她初次出现的扇形贝壳。D. H 劳伦斯（英国小说家）在《可爱的妇女》中重复强调蒸气水是潮湿的具有吸引力的：“寂静之后，富饶的奇特的黑色河水流过她身边，消磨了她的意志，折断了她的脊骨和膝部，泛滥的洪水流过她的脚。这种奇特的洪水可洗掉她的一切只留下一个灵魂，她非常自由、非常悠闲，完全是她自己。”

洁净纯正的水也能象征贞操。根据传说公元前十九年一个圣母马利亚妖怪名叫特瑞威（Tivia），率领罗马士兵到罗马东部城镇附近，寻找一个神秘温泉的发源地。对当地居民来说，如此地下温泉是民间传说的脚本——没有人

真正看到过或尝过这种水；但是它能富于神奇的、恢复健康的能量。当这些士兵把发现温泉的消息带回罗马时，威严的罗马建筑主人 M.V. 阿古利巴（罗马政治家）命令用水管式的建筑把这水引到罗马，这中途要经过坎佩利亚（意大利一城市）。这种难得的水既纯洁口感又好，最后演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处女座。拉丁语民族的纯洁水——根据氢氧学家 S.J. 福兰特流斯的观点：“它被称为处女座是因为那些寻找水的士兵是根据一个年轻姑娘的发现才挖掘找到了丰富的水物质。”这个传说就象她发现的水一样迅速传播。在观察罗马的水土工程时，福兰特流绘制了一张表，这表直到公元后 70 年才与罗马的 2504 个水源头联系起来。这些水源头把干净纯洁的水引到河流、阵营、公共建筑及装饰喷泉中去。

把水与表示贞洁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水有净化的作用。物理净化导致精神的净化是一个水循环净化的隐喻。在基督教的传说中，水可用来作精神方面和无限拯救诺言的信号。在老圣约书（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中，有这种说法，水不但能洗净身体，还能净化人的灵魂：“我把干净的水撒在你身上，你脏的身体将变得干净。水还会清洁你的灵魂。”在新圣约书中，作为洗礼，跳进河里来洗掉罪孽，焦尔敦（美国生物学家和教育家）净化了灵魂。在印度宗教节上，进入高潮时数以千计的教徒涌向恒河（在印度北部）参加仪式上的浸没。尽管事实上，恒河通常是褐色的和混浊的，它的净化能力是远不及的。对有些事水的作用远超过它本身的范围；水起着桥梁作用，它跨越了物理现象与超现实主义象征的距离。罗马出生的理论家米瑞克·爱里达（Mircea Eliade）在《宗教与异徒》一书中强调：“宇宙起源的正常外貌重复出现，浸没等同于融，这就是为什么水的象征意义既可以是死亡，也可以是重生。与水的结合总是导致新生——一方面融化伴随重生，另一方面浸没使生命繁殖。”水产生现实的联想：“水围绕着身体能使人 的皮肤受冷。不过水也被认为是模糊的存在，水让人感觉明显的是它波浪式特性：水流动，环绕，打漩涡，它们是不可领会的也是不可抑制的。

水的这些象征性中每一个都是主要的。在高校教科书中及军队中的水供应指南书中最为显著的是水循环。借助于重力和水蒸气，水围绕行星循环，确保世界上的每滴水——不管是冒出的水蒸气、还是冰山、溅在厨房地板上的水、地下湖泊、茶水、露水、无限的海洋——都要参与这个循环过程。水与建筑方面相关的方式可分成水循环的四个普通场所——温泉、河流、水池和海洋。

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不能理解水的循环。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竭尽他们的智慧用了几个世纪以解开水循环的秘密。查利斯（西腊哲学家）、艾塞多（西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西腊哲学家）、柏拉图（西腊哲学家）和其他参与的学者推测了诸如温泉的起源、河流的目的地、雨的源泉、平坦的世界海洋的边界等这些复杂的问题。被活板门和高层蓄水池控制的错综复杂的管道工程及天体似的水工程都困惑着人们，大多数人被虚构的隐蔽的传说混淆了水的循环。

尽管许多有关水的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解开了。泉水的起源——淡水从哪儿来，它是如何到达那儿的，水又在哪儿消失的——根据统一的水循环理论，水肯定是持续下去的，在 1580 年，经过几个世纪的推测之后，一个法国科学家、作家伯纳·佩里斯对水循环的假设进行的总结，他的总结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不过他的理论直到 1723 年才被广泛地传播，在那年，帕度亚（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市）的科学家杰威尼·波雷（Giovanni Poleni）给伦敦的皇家科学院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借助佩里斯早期的理论对水的循环过程作了清晰的解释。这个解释与以后世纪发展起来的氢氧理论是吻合的。首先波雷推断出，淡水发源于两种源泉中的一种：要么是地下水要么是地面上的水蒸气。水按照它的自然规律流向山脚下聚集到湖泊或池塘里，或者流到河流中去。最终河水流入海洋和海洋中的海水相混合。从每个湖泊、河流、水塘和海洋的表面都有水蒸气形成，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后凝结形成云或雾。当汹涌的大风推或压这些云或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一些凝结的微小颗粒，这些颗粒再以雨、雨夹雪或雪的形式降落到地面。雨或雪变成水被地表体系所吸收，这个过程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源泉象征着淡水的出现和消失。当水从一个源泉里喷发出来时，可以说这就是一个源头，或一个生命的源泉。在水循环的另一端，当水渗到地里，也是一种循环往复和水资源的旅行。伴随着脱离、死亡和渴望返回的想象。对于整个历史时期来说，人们都要依靠淡水，因此水的源泉总是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哪儿有水，哪儿就有人聚集，有人争着去移居，并且在那儿建造城市。在城镇或城市中，水源都被建在城市中一个典型的重要的位置上，即便是今天，大多数的城市居民不再依赖泉水来解决自己的生活用水，但是源泉仍是当今一个社会焦点。

自从泉水出现以后，水通过自然的河流或人造渠道以更快的的速度下流，自下山脚流到一个水平的容器中或流到一个更大的河流里。流动的水根据河流的流域范围排列大小——有数以百计或上千公里长的巨大河流，也有偎依在森林峡谷的微小溪流。河流对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利用水利保证农业生产，为工厂提供水源。工业化的社会利用运河与被陆地阻隔断的大海保持联系，利用运河可以扩展河流，利用

运河可以引走内陆的大海，甚至利用运河代替城市的街道。通过水的定向运动，运河和河流具有交通和联系的作用，可以连接城市之间，国家之间或在较小规模上，运河可以联接出网状的花园和庭园，只是在这种小规模下，运河太窄或太浅而不能航行。

溪流、江河、雨和泉水充满了湖泊和水池，在水蒸发成水蒸气进入大气层之前，在水通过排水设备流到低海拔的地方之前，水都保存在湖泊和水池等地方。湖泊具有聚集和映射作用，透明的湖平面和平静的湖体与一般的源泉和溪流形成显明的对此。湖和水塘一直是传奇的风景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平静光泽的水面可以把公园的美景映射得更加艳丽，成了美景的贮藏处。象河流、湖泊也有人造的替代品——水池。

大海，由于它的暴发力极大且它的到来势不可挡，所以它作为挑战社会和扑灭我们成果的象征。就象大海的无边无际动摇了我们的激情和梦想。大海有其大的容量和广阔的海域因此它的主要隐喻是无穷尽的。当在海洋附近建设城市或建造建筑物时，必须现实地考虑在海滨所可能引发的一些事情，也要考虑其所具有的诗意。在海滨，设计可根据水的连续性使建筑物显得广阔，空间无限。也便于人们有意识地把建筑与海洋联系起来。天然的海滨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水与陆地上的一点相结合，逐渐扩展至海滨；这个结合点可能是坚如岩石的海洋；也可能是有参差不齐海角的悬崖陡峭；也可能是一个庇护港，或者是一个建造的城市。当我们在水的包围中建立起陆地时，这陆地我们称之为岛屿，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具有深奥诗意的隔离和分离，特别是当有限的岛屿被无限的海洋所吞没时。

在研究建筑设计和水时，其中的水具有历史性的传统的意义，建造一个迷人的建筑和自然的奇迹也是一样。当建筑设计和水的结合被细心研究，合理创造时，它的潜力是巨大的无限的，极富意义的。水的世界包容了各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用水在建筑设计艺术中不同设计来表达。水和建筑设计艺术相结合产生出史诗般的文艺作品，在现实中从美丽的苏州到青翠的亚马逊河（在南美洲之北部），都是水与建筑设计艺术结合的完美表现。日本式的花园，德克萨斯（美国南部一州）公园和英国陆上风景都是依赖于水，香港的摩天大楼，威尼斯邻域和法国的封建城堡也都得依靠水。然而，只有在罗马，才能真正理解水与建筑设计艺术长久的惊人的结合。

从旧罗马叫威迪斯威森 的街道可以听到流动的水的隐约回音，它漂过拥挤的建筑物，反冲通过狭窄的城市峡谷。在这条街的尽头，一个科林斯式柱（古西腊建筑最华丽的三种柱之一，柱冠饰有叶形雕花）位于威森昂斯塔教堂入口的右侧，它的正面指向一个公共广场，通过公共广场，一块巨石神秘地被腐蚀掉。首先，有水环绕着石间缝隙流过，后面面上的岩石崩落，最后巨大的圆石完全倒塌变成一堆碎石片，且和地下的自然石块神奇的融为一体。当人们走进这个广场时，可以听到喷水声不断演变成一种温柔的振动声，突然阳光照到这条街上，水的撞击声又吞食了这种感觉。在空旷处，水冲向各处。特威喷泉喷出的水成为一道完整的风景，它显得极为引人注目，好象它以它艳丽的色彩战胜了广场。这里水把它的喜气带进了整座城市。

建筑师尼古拉·塞尔威（Nicola salvi）想到一种源泉（在 1762 年完成）作为水循环的重要宣言——是同胞杰威尼·波雷尼（Giovami Poleni）关于水循环理论贡献典礼的礼物。塞尔威写道：“大海是，应该这样说，它是用之不竭的能量，它的能量能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以海中神仙来象征它的力量。它汹涌向前，为新生命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粮食；为生命运动供给丰饶的生命物质，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除此功能之外，水永恒的循环还能形成新的力量，那就是来自大海本身的力量。

在特威喷泉处，海洋状塔处于这个雄伟的半圆形建筑物的中央，象征大海的保护作用，西腊万神殿里的一个教父。对具有生机的美好春天起保护作用并自动控制自身急流的释放量。用他伸展的臂膀， Unlimited 冲进大风，扰乱了他的胡子，拍打着他的斗蓬，撕扯着他那充满激情的刻有大理石花纹的服装。用他的食指召唤着一对反行的雄马，他给它们以生命，正如米开兰基罗（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及诗人）在基督教礼拜堂中制作的万物神像，这些马直立于地下水源，象征着淡水的到来。一匹马象征驯服的温和的水，而另一匹马象征着猛烈的无法控制的洪水，粗野地挣脱严格的控制。围绕水上园林的成片淡水柱，喻意世界各地淡水的分配状况。水聚集在巨大的水池里，这预示着海洋，有许多水喷到空中，象征着这是一个完整的水循环。听有这些诸如：水溅出、水泛起浪花、水翻卷、水霏霏下降，水拥抱礁石，一到晚上，在星光照耀下都可映出毗邻的石墙，窗户和连拱走廊。

特威喷泉是水和建筑设计的完美结合，象水所起的作用一样，喷泉也是无数美好梦想的贮藏所。尽管它具有神秘的雄伟庄严的戏剧性的表现力，但特威喷泉绝不会失去与人们惯例的联系，白天人们可以聚集在喷泉四周或晒太阳或谈话政治或谈论蔬菜的价格或议论最近近邻的丑闻。在夜晚，特威喷泉是当地居民最喜爱的停留点，而游客则按照仪式把里拉马克弹到水池里有求好运，他们信以为真，认为喷泉能给他们好运，所以他们总保持一个特殊的愿望——重游这个永存的城市。

纵观所有这些组织，最吸引特威游客的是一些镶嵌的石头。在塔状建筑物左边雕有一组浮雕，其中有一个年轻姑娘站在一群男人旁边，他们都站在从地上喷出水的喷泉边。象征着特威喷泉的水与两千年以前由盛装处女鬼怪率领士兵寻找到的水是一样的。在意大利的安克威森和伦特安克威有同样从管道流出的水，它的历史比其语言的历史还要悠久。水的退潮和涨潮，上升和跌落在许多国家象征着帝国的兴起和衰落，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源泉有它自身的意义和象征性。相对少量的水和地球上所有的水都是精神之物，它在建筑设计艺术中所起的作用就象生物体中的血液。

### 源泉：美好的神圣的水

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所居之处）的肖像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豪华舒适，有关圣经中的天堂，其大量景物中有许多具有生命力，并且非常美丽几乎达到完美状态，对上帝而言罪过和悔恨是不存在的，根据传说，为害之物的自由庭园等于是——无饥饿的兔子、有毒的农药、水果和苍蝇，所有的物种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狼和小羔羊一起睡觉，狮子和鹿一起漫步，人类和蚊子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愉快的生活首先出现在天堂上，一股美好的神圣源泉温和地发出汩汩声，水“从伊甸园涌出的水，在庭园里分流并形成四个支流”分别流入四条河流，（分别是 Pison、Gihon、Tigris、Euphrates 四条河）伊甸园美好的春天在庭园的墙边下布满水。显然，源泉象征美好生活中的春天——有魅力的水具有永久的连续性。

纵观历史，源泉象征神圣的源头，生命的起源和水循环的最初状态。想象源泉的肖像便可知它的重要性，就象粮食对生命的重要性一样。亨里·沃德斯（Hemy Wadsworth）描述源泉的作用就象心脏一样。正象在生命循环中血液流经全身又流回心脏一样，水循环是通过全球性的循环滋养着地球。源泉中心资源的更新是最基本的循环。在十五世纪叫做萨佛瑞斯达（Sforzinda）的“城市Ⅱ线理论”就是最好的例证。“为了限制交通车辆造成的噪声”线象解释，“为了居民提供更大的方便，我们将用可通航的渠道围住公共场所和其它商业中心，以便使每一个主要街道成为有门廊似的水街道……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将被建在公共广场内（一个城市的最高点），其中从溢流口流出的水可以冲洗所有的街道和广场。”不仅根据萨佛瑞斯达的想象用源泉给居民分配水，而且可以断言在公共广场水资源是城市的主心。可见外流量必须加以规定，远离中心部分的设计和联系手段也具有象征性。

四尊石制的河神像被安放在象征罗马中心山峰的最高处，象征中心对美好春天的向往和水的全球性分配。大理石神像外是巴洛克式（十七及十八世纪欧洲艺术过分装饰的型式，尤指建筑方面）的涡流、流线型的海草和石质海豚。这里的水都是从源泉以管道输送出的，水依次流过四周有座位的圆形竞技场（古罗马式）和现代式的广场。从水中现出的埃及式方尖形石碑，现在被住宅、商店、豪华的娱乐大厦和教堂所包围。无比巨大沉重的方尖塔象塞子一样形成一个间歇性源泉，渗透至地底下，迫使水通过每一个石块的裂缝从广场流到人行道的下方。水所经过的道路使河神的赤脚在空中的位置提高，水下的礁石以很强的规律性重复出现。四个巨大的雕像——雕刻）象征的是尼耳（Nile）、甘戈斯（Ganges）、瑞达奴布（Danube）和瑞德拉·普拉徒（Riode la Plata）——根据十七世纪的制图法这象征现代的雕塑已达到创世纪的统一。每一个神都用等同于自身色彩的天然装饰物装饰过：在德拉·普拉徒的周围有以鼻吸气的狢猴（产于南美洲之穴居小动物），里面存放有硬币，在甘戈斯的周围雕有按比例缩小了的蟒蛇（无毒之巨蛇）一件大衣保护着达奴布的双臂，尼耳的脸部被覆盖着这象征那是无名的源泉，直到 1858 年还没有确认，还是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妮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发现了巨大的水源。

有四个支流的源泉是在 1647 与 1651 年间由格鲁瑞兹·布鲁尼（Gianlorenzo Bemini）设计并建造的。格鲁瑞兹·布鲁尼爱好具有某种精神或品质的人物并用生动的语言加以描绘。他后来成为罗马艺术界和上流社会最为出名的设计师。布鲁尼与许多具有惊人才华的著名流行艺术大王结交成朋友，如雕塑家、设计师、画家、诗人和欧洲地区的社会名流。对罗马人来说，源泉的方尖塔能为他们城市的中心准确定位，就象用语言阐述一样迅速明了。经过对世纪巨浪的发现和研究得出结果——哥白尼学说时代也要改革，就在十年以前，1609 年，伽俐略·伽俐勒（Galileo Galieo）建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极巨大的装置天文望远镜，为探索深奥的宇宙打开了一扇窗户。牛顿（Isaac Newton）接着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对物理和数学起到了彻底改革的作用。西班牙征服者（十六世纪征服墨西哥与秘鲁的西班牙人）残暴地开拓殖民地于美洲，同时探测者们在地图上相继探究了非洲和亚洲。

有四支巨流的源泉也是帆船露天表演场所的中心。天主教徒在十七世纪就喜爱黑人邻居建筑物的排水设备，用水装满公共场所就象一个巨大的浴盆。粗糙的两轮无蓬马车被船和浸透水的马车所代替，通过“游哥挪牙”（Lago Nayona）路来运送环绕城市的罗马社交界高尚人士。著名的贵族家庭（在 1644 年他们是供给神圣主教管辖区的清白十字教皇）在公共广场旁边他们的位置上主持节日盛会，教皇和他盛气凌人的妹妹欧丽皮亚（Olimpia）以华丽烦琐的





流水山庄

修饰显示他们家庭的影响和势力上的优势。传说当时清贫的人顽强地拒绝在广场源泉处建奢华的装饰，欧丽皮亚和布鲁尼（Bernini）互相合作测会航标，并在他的卧室里放置了一个精致细腻的银白色模型，超群的设计极大地激发了教皇的创造力。

当人们从进入公共广场的一条狭长街道边去看较远的从中心升起的螺旋状山峰时，是隐隐约约模糊一片的，当人们越来越走近源泉时，它变得是如此惊人的清晰。这里的河神是用光滑圆滑的卡拉达（Carrar）大理石雕刻的，与一般石头和木材所刻成的具有纹理和气孔的雕塑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源泉而言水的表现力比石头更具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布鲁尼的雕塑在有水流过的地方被擦得无比光亮，但是剩余的部分显得粗糙无比象未加工过的。固体石头好象经过岁月的侵蚀而分解。“世上一切所有”劳特（Laotzu）写道：“就象水一样柔软且易受影响。任何坚固不屈的东西迟早要被分解，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若干年后川流不息的水中所沉积的矿物质被加上条纹且变得有光泽，留下许多阴影，且在光线最强处发出微光。在晚上，如果有斑斑点点的光亮照在石刻上，可能造成人们的错觉。石刻上的图案竟然在变动：河神悬而未决的腿正在游泳，雄马搏击水浪，海豚的脚掌撞击在水中发出劈劈啦啦的声音。从圆柱形石头的闪光到海豚尾部的迅速轻击水面，神的活力提高了，它不断改变眼状物相对天空中的位置，以表达对天空的一种愿望。水根据相对位置的升降和自身的规律（水往低处流），从护堤流入石头缝隙，跌入洞穴，如此循环往复，成为水的源泉。

解释水的源泉是困难的，弄懂水循环就是一个障碍。对于布那德·帕力斯（Bernard）和杰威尼·普勒尼（Giovanni Poleni）的许多早期发现，很多观点是不可思议的。查理斯（Thales）和米勒图斯（Miletus）相信水是宇宙间最为基本的建筑材料——它是不能缩减的，也是不可毁灭的——但是它最终来自哪里是无法解释的。完全用物理现象是无法解开“水循环的起源”这一谜的，所以古代人假定地表下层的不同结构导致了地壳的神秘运动，但是是什么力量把水推回天空或者山顶，在那里又形成水或雪——直到开始下降的呢？非德拉的普拉徒（Pnoedo, plato）对地下世界的描写是“那里有庞大无比的地下河流，有巨大的热气流或冷气流出现，有许多火，有巨大的热河，还有许多掺杂湿泥浆的河流，它们不断地通过地球流动，造成许多洞穴并导致了地面断层。地下水库供给海洋和河流的水，又流回地球，如此环绕地球永不间断地流动。为了解释永久运动的水，普拉徒建立了上下往复运动，前后摆动的永恒性理论，巨大地推动了定时涨落的水往复急速运动。超越无知（对古人而言做每件事情都必须以智力为坚强而有力的支柱）那可怖的事情就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任何警告，可能突然使船因水超过甲板边沿的限度而倾翻。

阿里斯多德（Aristotle）揭示了普拉徒观点的虚伪：指控他的描述即他在非德拉中描写的河流和海洋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它们涌向地心又从地心流走，它们从高处流到低处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汹涌，根据这种倾向巨浪将使无比坚硬的石头倾斜。如果真是这样，众所周知从高处流下的河流将不可能再存在。在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克诺斯（Thomas Aquinas）也驳斥了这种上下往复运动的理论，公开发表了一种更具圣徒似的观点，他认为海洋中的水能提升到山的最高点是因水被天空中的恒星所吸引。1664年，阿斯诺佑斯·卡尔查（Athanasius Krcher）的地心形象雕刻图案描绘地球的中心象一颗用水浇铸的心，这种汹涌澎湃的流体迫使水通过主要的水道进入山体内部，这便是源泉出现的地方，并从这里供给河流、流向海洋。易斯达（Isidore）十七世纪塞维尔（Sevill 西班牙西南部一省之首府）的主教，他是一个欲望极强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他公开确立了一个“深渊”的观点。他写道，“深渊”就是如此之深以致不能探测到其底，不管无名大岩洞内的水是从源泉来的还是从河流涌出的；反正水是从隐蔽的地下流过，这个来源处就叫做“深渊”。因为所有的水或洪流都要通过隐蔽的航道返回深渊，这就是它们的源泉。

“深渊”这种说法甚至在二十世纪对源泉的解释都具有说服力。在德克萨斯（Texas 美国南部一洲）的城堡地带，让水猛烈地冲进非利帕·约翰森（Philip Johnson）制造的人工红棕色峡谷中，倾注而下的水通过开了槽口的石头航道，注满水池。巨大的排水系统是一个淡黑色洞，这种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壮丽奇观逐渐消失了。峡谷的边沿从水中现出；水随意地流走、汹涌地流下倾斜的山坡，聚集成一条河流或海洋，也许流到一个被围绕起来的坑内。较小的喷水并能不断地供水到急流中，急流中的水又经峡谷口返流回来。一个蓄水池就象盛有用搅拌机搅拌的全是泡沫的沸腾的大锅。有一种猜想是这水池是无底的。沿着峡谷内壁的台阶是没有保护栏杆和屏障的，所以参观者到底部观看一路都要小心翼翼，当平稳的水面刚刚齐到你脚下时，在水池中间有一个席卷而来的旋涡状，它咆哮着发出轰隆声。那是既危险又兴奋的最初状态。水从那里被吸入蓄水池，其余的便是人们自由幻想的领地了。

水的源泉能鼓舞人心（四条河流）或预示凶兆（面北城堡庭院中的水），但是水也能赋与生命并净化环境，从古代耶稣教徒代表们在美丽星期五的圣歌中所唱的可以窥见一般：

**你赋与生命，象从伊甸园外流的泡沫状源泉，  
教堂中有水，就有了救世主，这才象一个合乎情理的天堂，  
从此分配资源，都分成四个福音（基督教用语），  
有水的宇宙，天地万物被净化，  
水还教会国家的臣民忠实并敬慕他们的国王。**

“赋与生命”并使其思想丰富，“净化天地万物”使国家得到加强，这两者的结合是关于水之源泉的两个重要反映。在现代化的水管铺设出现以前，水源中导水管的网状结构和水塔在城市和乡村都是必要的设施系统。为了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人们从古时开始就用他们城市历史的象征或把与水源联系起来的神话装饰城市的井和源泉。例如，在维也那（Siena）的中心广场，一组母狼雕刻在水源部位。水汇聚的凹形处被一些花色品种各异的雕像和浮雕所包围着。这些雕像和浮雕把“赋与生命”的液体流出与圣经中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从此水象文字一样记载着这个城市生命源泉的神话。

尽管现代的淋浴和浴室中也没有古代的公用游泳场所，浴池和喷水池也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净化，即“天地万物被净化”。在罗马，浴室是一种巨大的建筑物，对它的大额预算罗马人也是慷慨大方的；在日本，天然浴室中泡状气从火山似的主流中冒出；在纽约萨拉多加（美国纽约州东部一村镇），每一个装饰过的浴室都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英格兰的温泉一天能往浴室的水池中喷250,000加仑（液量单位，英制加仑等于4,546升，美利加仑等于3,785升）的水，一个古罗马的城市建筑还保留着，并被传统的游泳设施所包围，在很久以前，罗马人改变并重建了当时的浴室泳池，并用凯尔特人（Celtic）神像为此建筑举行落成仪式，在挪威这是一种被人敬重的建筑。现代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个非常精致和高级的容器，揭示盖子后发现里面记载着关于水在不同温度下浴室的三种式样，水的温度分为——寒冷型的，微温型的和热蒸汽型的。在十二世纪，当地的修道士建造了一个比较新式的浴室，超过了罗马的任何一个。这是最著名的国王的浴室，它还是后来几个世纪中为英格兰贵族家庭所喜爱的游泳场所。

游泳，当然不仅局限于古代罗马或中世纪的英国，这种传统在索巴图（Sebatu）和巴厘岛（Bali 属印尼，在爪哇之东）也存在，有节奏地翻腾着的水源流入一个被葱翠茂盛的棕榈叶所掩盖的较深的可游泳的水池。在盆地边沿的突出地方，神圣的水流过石神们的膝盖，沉思的神像雕刻象是一组开会图。游泳的人们通过高大石墙之间的水穴，便可进入水池中。水通过在广阔世界的运动得到补充，并通过内部的水源与自然界相联系。

使水源具有吸引力并成功地利用它的关键是控制水的运动方式，使其产生诸如此类人们所期望的影响（活泼的、有生命的、轻松随意的、镇定的、具有激发性的、跳跃的、涡流状的或噼噼啪啪地撞击），如果水没有失去控制或没

有被管子、导线所纠缠，自然界的水能为人们的设计提供最好的图景。水通过外界以一种永无止境的多样化方式运动；它汹涌地冲入小溪，垂直地向下跌落，或者变得模糊不清，或者以雨的形式降落，以细流的形式跳跃或以泡状注入水池。水怒吼着跌下，海滨的波浪向不同的方向旋转，撞击岩石发出轰隆声，以小雨雪或暴雨雪降落并凝聚成滴状的露水。

即使当时的水是不适合用的，它也能创造一种自然下落状态并与其它物质形成落差。有关雕塑中的曲线就暗示着水，或者说在瓷砖上用以装饰的几何图案就是水从源泉不断地周期性外流的代替品。日本的许多公园里用石头和小卵石做成不用水的小瀑布是为了体现水的缺乏。在京都（Kyoto 日本本州中西部一城市）塞哈基（Saiho—ji）或大森峰（Daisen 在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公园里，用很小的白色石子制造成倾斜状，酷似水流绕着岩石，树桩打旋，并从用石头混凝土制造的小桥下边流过。

源泉也能控制、保护整个自然界，相对静止的水有利于一个几何图形中图案的控制，喷水的水可以以机械的作用为背景喷发。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许多东方园林工人放弃了喷射状水的工艺时，法国的建筑师和山水风景画家自觉地尝试了自然界的力量，他们充满激情，以水的结构用于装饰品上的图案设计并产生了炫丽夺目的惊人效果，一些是自然的，一些是机械制造的。那些设计师们不再抑制或压抑自然界的力量。他们寻觅着一种丰富生命力的自然界并竭力与他们研究的工艺理论相联系。水流能和喷嘴极好地配合以便使水流到目的地，是因为设计师们能很容易地改变和即兴创作喷嘴的形状和大小。在“水工艺新的杰出创意”中，撒勒姆·德卡斯（Salomon de Caus）把水源设计的工艺原理按目录分类，并于1659年出版发行。撒姆勒·德卡斯对水源设计原理进行了阐述并作了详细说明，包括水流转换的规律，垂直下落规律，机械运动原理、流体力学原理。伯纳·弗雷斯伯雷德（Bernard Forest de Belidor）从事研究了建筑流体力学——在1737年到1753年间出版发行了四册——关于水和建筑学的非凡的百科全书。海军战船上的机器，避风港指示器，水磨坊，抽水机和水压的机构，对这些题目他还加了注解并用许多图解加以说明。在书中最后一章节，伯雷德认为建筑设计师也应该能够把运动中水的路线运用在他们设计建造的城堡花园中。伯雷德还是间歇性喷水的提倡者，他列出了以下几种朦胧状态模型的有关水的主题：间歇性喷泉、（JETS d'eau）、抛物线状喷泉（berceaux）、溢流水舌（nappes）水洼状（cascades）、小瀑布（grottes）、水洞穴泉（bassins）等。许多水源模型结构起源于大自然，并且这种规格形状至今还在应用。

间歇性喷泉从地面垂直喷出，压迫水脱离它的自然水平面。它们表现出来就是一种间歇性的自然喷泉，象描绘黄石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美国之国立公园）的明信片。黄石公园里这种喷泉有规律地把水喷向空中，给避暑观光旅游者带来无穷的快乐。由机器推动的间歇性喷泉可能类似于日内瓦（Geneva 瑞士西南部一城）湖中的那个水塔（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塔，有575米高，在亚利桑那，Arizona：瑞士西南部一城）也可能象西班牙格林那达（Granada 西班牙南部一省，亦为其首府）的那个具有一束细管大能喷出泡状细流的微型喷泉。喷射泉是唯一能垂直超越地平线、水平面的、能从线条网状进行分割调整的水，也许以其为模型的设计图案越多越复杂看起来就越赏心悦目。间歇性喷泉用它们雄伟、流畅、真实的特性能使一个地方变得高贵华丽，也许在圣德堡彼得堡（Saint Peterburg）附近那个细状导管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喷泉也能显示怪诞的和纯属娱乐性的想法：在达拉斯（Dallas 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北部一城市）的闹市区水源地带，当克雷（Dan Kliey）、卡尔·波特瓦克尔（Peter Kerr Walker）和威特（WET）合作创作设计了一个水的非正规的奇特作品，它比200多个间歇性喷泉向空中喷出的水还多，它的特点是用形象化的音乐根据计算机提供的应用程序有节奏地喷水。间歇性喷泉可以喷出细如羽毛的泡状水，它从水流凹处喷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感到它的节奏感，它们最后毁减下落至底。如果没有预先通知，水有时也会暴发，无论谁站在水流深凹处都会被弄湿，涌出来的水通过低凹处可能溢到路面上，所以不能攀沿这个伸出的管子，水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处后，便以白色泡沫状跌回喷射处并流回洞穴。

当间歇性喷泉从倾斜到垂直状态时，形成的这段抛物线形状叫做抛物线性喷泉，它的溪流有一定的流路轨道，这是由水压力的增加或减少和水的方向决定的。强有力的4英寸口径喷管形成的抛物线性喷泉能作为水炮来射击。例如以爱费尔（Eiffel）理论为基础研制的具有摧毁性的机关炮。在西班牙的格林那达对一个小院子来说这种喷泉也许占地太多。在那儿南边有个亭子，两条细长的抛物线喷泉在半空中交叉通过一个长方形的水池形成一个凉爽的环状水景点，这把西班牙炎热的下午变得凉爽许多。在其它公园里相似的环状喷泉都搭有金属制成的旋转接头以便园林工人能改变水流的方向来灌溉桃金（常绿灌木）树丛，橘柑树林和柏属植物。

象间歇性喷泉一样，抛物线喷泉只有极少量正规的运用，在佛罗里达（Florida 美国东南部一州）的奥罗达（Orlando），波特·福洛（Peter Fuller）和艾伦·罗毕什（Allen Robinson）设计构思的抛物线喷泉就象没有尾巴的彗星。

圆形的发射架用来调解两条通过天空迅速运动的水射线，孩子们盘旋弯曲地通过下面的人行道时都试图抓住它们，每条水线都在发射架后随意着陆。巴黎的尼克塞特·费尔（Niki de Saint—Phalle）和托格林·琼（Jean Tinguely）合作设计的源泉是一个垂直系统，它发狂似地流动，配合着一种很有味道的旋律，毗邻其中心的水管装置都是密封的不透水的。托格林创作的新玩意和塞特·费尔装饰出的有明亮图案的螺旋式发动机周期性运动使抛物线状喷泉汹涌喷水。

当水以细薄层状流过光滑的礁石时，这个溪流就叫做溢流水舌。一个溢流水舌能通过山崖边自由落下，也能不知不觉地流过低坝口或水闸处，并使这些地方变得光滑圆润光亮。人们被那种象修正过一样如此薄片的水所吸引，他们喜欢用手指到水边去感觉，并且手臂去中断完美的溪流。在萨拉那（Salana）开发喷泉一般在西湖或南湖，德克萨斯（Texas）有一个特别的溢流水舌，它是一个挤入广阔河道的细薄状水舌。醒目的紫罗兰和赭色的拉毛水泥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精彩的场面是纯正清洁的水透过空气流入溪流。在路易斯可是汗（Louis Kohn）的反射水池是错层式的：水面上闪烁着光通过崖壁的边沿，平稳垂直地流入下面一个宽大的水池。在英格兰的巴斯（Bath 英格兰西南部——城市）河流被三层堰堤调节得极有规律，形成一个广阔的半圆形梯状水面，一直渗流到十八世纪罗伯特·爱特姆（Robert Adam）设计的桥下。

小瀑布描绘的是水垂直落下的溅起浪花，它的表面象溢流水舌一样既不光滑也不平整，正象溢流水舌所截断的溪流：白色的泡沫，杂乱地喷出。最大的瀑布在尼加拉河（Niagara 在加拿大与美国之边境），那儿有百万加仑的水流过辽阔的美国和加拿大。在此边界，一些随意漂浮的圆筒象征着英勇。拉瑞斯·哈普（Lawrence Halprin）和我国波特兰石在繁华广场（Plaza 尤指西班牙广场）的水上公园里设计了一个小瀑布。我们用混凝土修筑了急剧升降的墙壁，并在墙上根据节距和中心位置开槽，一个令人兴奋的白色水流河床出现在观众面前，通过场面的衬托，这些槽层和突出物就象是自然的岩石和巨砾石制造的。喷泉流过分层螺旋状墙壁，这是模仿峰峦起伏之山巅（Sierra 尤指在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系的美洲国家）的喷泉创造的，洁白的水，凉爽的薄雾、柔软润滑的声音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好奇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斯维加斯（Las Vegas 美国内华达州东部一城市），喷泉还存在着海市蜃楼：在白天是一种普通的水流，在晚上它就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能发出红光的地方。

水洞穴泉是一个能保持神秘水源的洞穴。它们一般是建造在地下的石头洞窟里或被苔藓覆盖经过综合处理的天然洞洞，有时也有粗陋的水神、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或妖怪在此栖息。水从它们的嘴或胸部慢慢地流出。彼兰德（Belidor）建议用岩石、混凝土或石笋、石化物和薄硬岩层建筑水洞穴泉，才能达到那种地下的、潮湿的、阴暗的、冷冰冰的状态，这才是我们预期的目的、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十四、十五、十六世纪）一直到十七世纪，水洞穴泉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公园里是很流行的，伯纳·普利士（Bernard Palissy）在巴黎一块皇上的土地上为加德琳·麦德斯（Catherine de' Medici）设计了一个水洞穴泉，在佛拉瑞尼（Florentine）公园里这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点，格路里·帕帕（Papa Giulio）在他的罗马别墅建造了一个一流类似“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形象，四周有四个女像柱保护。

水洼是水汇聚之凹形处所，即喷泉下的盛水池，瀑布和水洞穴泉中的深水潭。它的大小与其有效的空间和位置是相称的，可详尽地反映其表面的优势。水洼相等于自然界中的湖和池塘。在许多法国公园里，建筑设计师们建造了庞大的水洼景点，它在形象上的重大特点是创造出这种模型具有合乎礼仪的光亮水面，它能反射到天空及移动的云层上空。有时把喷泉的位置设计在水池中，以便静止的水能发生戏剧性的飞溅且当空气激流通过水面时能形成起伏不断的涟漪。这些水洼面通常与地面是齐平的，如果水洼的边壁较薄时，倘若水洼的水面超过地平面那边壁就会被冲断，水就流出水洼的边沿，具有一般水源所表现出的特点：光滑的边沿允许水不间断地流出，冲破分水岭和松软的泥土一直下流。

水源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是无限制的、反复不定的：布兰德（Belidor）的所有作品就是把基本的水流形式混合并即席创作形成一种新特源泉形式，可以用图说明他想象中的水上公园。例如一个 gerbe 就是把几个小喷泉束在一起置于水洼中形成一个水金字塔，当空气被打入时，就能产生打雷和下雨的声音。Arbres d'eau 是有树枝和树叶的树形水，在法国的罗马市场一个雄伟的法国之皇家纹章在早上的光照下发出阵雨般的液状钻石火花。Grilles 是由许多在平台下排成一列的小型喷泉组成的。Champignoais 水是较低的密集的喷泉产生的蘑菇状。Bullets and fontaines 包括大理石花纹桌子，雕像和瓶饰，他们上都刻有各种各样的水状图案，形成一个多样化的水雕展览品。

每一个源泉造型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不过有时也把它们相互结合形成一个著名的宏伟的作品。在马威（Maui）的重大胜地，设计者们从众所周知的雕塑中选择、挑选，并把它们平移到繁华的地方，那里有棕榈树、梯格茅舍和丛林瀑布。从阿哈姆（Alhambra）的南部亭子处人们发现绿色草坪和摇摆的棕榈树林间有抛物线状喷泉向外喷水。蒙尼（Monet）的水池里隐约出现一种巨



大的洁白的水嵌图案,威色利(Versailles)水池边也排列着棕榈树,它一直伸展到海滨处,上升的垂直喷泉与地平线形成显明的对照——所有的变化显得神奇地美丽,美丽的神奇。

一个水源显示不出庄严雄伟,或许要求有另外的水源才能成功地表现一种思想,活泼的设计可以用活泼愉快的大水来表现。在古罗马城市中犹太人的居留地之内:渠道式源泉安静地栖息于极其普通的公共广场内。当时源泉经常滞流在人造桥(人工水道,用石或砖造成而高于周围陆地者)的末端,那里的水压是最高的,所以水流分配显得最必要,最紧迫。热烈的场面可以用水流戏剧性地离开来表达,一个不具名的设计师创作了一个迷人的喷泉,并配有一种休闲音乐,表达罗马最大的溢流源泉。

水包容在一个浅的盆地内,它可被一个小喷泉注满,柔软无生气的抛物状喷泉从一细管喷出。穿过空气又降到一个较大的盆地内。四个男孩围绕在与成套的四件六角转台相邻的台座旁边,面对水源表现出渴望得到一盘水。下面密布的水通过接板口猛烈地喷射,与其余的水混合。由于水压力太小,所以不可能有冲击的巨浪或响亮的水柱,起初向上运动的水刚刚接触到动作缓慢地在空中漫不经心地摆动的手指,这暗指水源周期性的循环。水带来的深层意思是,在雕刻艺术发展中,有助于人们精神运动的循环。

源泉是迷人的,当心理学家把它用作发泄情感的方法时,它是永远迷人的。水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原因是:它能使人精神爽快,另外水和有关它的神话对几乎全部为陆地所包围的城市居民具有永恒的魅力。在罗马巴克塞(Baraccia)源泉设计暗示的是,在很久以前纳米(Nemi)湖的浮动码头,有一海军舰在战役中下沉。它的设计从挖掘出的古代船只不健全的轮廓中得到灵感。“坏的大型驳船”的残余部分现在还在罗马的西班牙河堤,水溢满了漏水的船身,使船慢慢下沉下去。笨重缓慢的船既低又平坦,后部向上翻得恰到好处,给人以美的享受,船只边沿曲线的形状是由水溢出的位置决定的。在太阳照射下,曲线型石雕显示出以扇形装饰的羽毛状水纹。有时,一个漏水严重几乎浮不起来的驳船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它的底部在水的冲击下显得更迷人。尽管交通量在不断增加,巴克塞还稳固地保留着,后来理查德·威尔布(Richard Wilbwr)画了一张不整齐的草图,描述了平静宽阔的源泉。

源泉能详尽地阐述人的心理状态并返回到大自然,壮丽的东方乡间别墅就是最有力的表示,它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露天剧场。在拉丁姆(Latium)小山铺展的倾斜梯阶,园里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源泉,极具想象力的设计师能给水造出多种形式。水能给陆地上的公园以生机,一个传奇的著名的设计师做了尝试,他靠他设计的公园而成功,他的公园在欧洲是最奢侈的,装饰很华丽,设计很奇特,最主要的是公园随处都充满活动。通过皮尔·里格尔(Pirro Ligorio)的精心设计,园里有一处辉煌的令人销魂的喷泉。

里格尔把上百种喷泉形式联系起来,川流不息的、只发出汩汩声的、喷出的或渗出的、跳跃的或剧烈搅动的,最后它们都是一个统一的主题:水源泉。乡间别墅里的贮水池是从流过那里的河流里聚集水,每天早上到大约上午11:00点钟就能聚集到足够的水,园林工人打开水口控制阀,让水流到山下去滋养地上的生灵。水从一个源泉通过雕刻过的凹处边沿流出,冲下山坡,消失在公园阶梯下面,并通过阶梯栏杆下渗引起下面一个源泉活动。每一个源泉都依赖于别的源泉。如果一个源泉被树叶或树枝所堵塞,那么接下来的水源便会出现一连串的堵塞且发出啪啪声。隐藏在崎岖小道下的常青藤,使流过的溪流发出啪啪声,就象石头发病胡言乱语,接着更多的水从另一个更大的水道流出。对于流体连续性的最辉煌表现是将一百个源泉结合在一起,在一块平坦地上,喷嘴直接喷出水,水展成扇形使翠绿的公园容光焕发,接着以点滴状流入石缝,在苔藓与植物中间形成小溪。在此之间,抛物线状喷泉象蛙跳似的通过空中,这时一百个喷泉排成一排连续喷水,形成最著名的水景。

公园不可能表示出人从顶端进入(现在观光者期望从此进入)而是从底下的门进入,那儿有一颗高大的柏树,正对着教堂的正厅,也正好在山顶别墅的中央轴线上。正对着的里面那个较低的门内,一个小细流源泉蕴藏着一个传说,一个土地女神住在附近的洞穴里,她伸出胳膊并从乳房内供给许多水给干渴的、肥沃的公园。看小山上面,十字形教堂左右翼部的人行道从中心线延伸,喷泉也逐渐变大,变潮湿,声音更大,阴暗的水池一直延续到石质连环拱廊,这里的每个房间都被大量涌来的水完全掩饰。水从巨大的柱子(装饰用的石柱)间进出进入一个椭圆形的可以接收蜂涌而至的长排抛物线状喷泉的盆地。附近间歇性喷泉喷射范围内的小瀑布猛烈地推动空气,形成一种有生气的象由水力控制的精致的音乐器发出的音乐。在另一个源泉处,一个石龙嘴里喷着以水代替的火,象一个大茶壶倒水形成的弧线一样来表达想象中的火。从公园的一旁走到另一旁,有完全相对称的厢房;就象一个城市的小型画像,这就是一个按比例制作的罗马的模型,环绕一个下陷的驳船。若干年后,间歇性喷泉,水洼状喷泉和水浪花浸透了大城市的石头,使壮丽堂皇的建筑分裂成只有骨架的易碎小块。通过花园的人行道和栏杆的柔和曲线与自然的轮廓和斜线相混合,象火山爆发的喷泉用白色的水模拟绿色的柏树,在远距离看形状是如此相似。当水离我们足够近时我们能直接感受它,当它离我们

一定距离时我们能看到它跳跃、舞蹈和冲击。最终,不论在乡间别墅的庭院里,还是在山顶上,一个源泉与一个小喷泉的表现都是相同的,它们开始流下小山流到大门口。

水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尽管它被地球引力和自然规律所控制,但它可以渗出、变形,变态,我们能够努力使它与大自然达到完美的统一,我们能够掌握它,运用它——到二十世纪末,我们能实现自我发现,并用模糊的生态学一举做出这三种努力。在属于我们的世纪里,我们可以通过熟悉的水,在理想的自然界里有规律地移动我们自己而不会有任何危险。在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这是一个很愁苦的观点。在中国香港的银行I.M Pei 喷泉可看作是具有双重特性的试验。就想在一个由玻璃钢摩天大楼控制的城市中迁出一小块自然界的東西。在喷泉的一方面,是一个从人行道中出现的浪漫化的春天,有岩石、溪流和水洼状喷泉的小型模型,表现出一种设计周密的中国式公园。在另一方面,自然物质变得坚硬并具有几何图形的结构,不规则的石头变成三角形板块,斜坡被雕成波浪式的阶梯,使流下的水变得有规则。这不同于山水风景画,水撞击岩石的声音带着疲惫返回大自然,片刻这种现象显得更为清晰,幽闭恐怖和紧张忙碌填充了整个空间,机械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城市对大自然的回报显得逐渐衰弱。

离开疯狂的城市一段距离,在宁静的京都(Kyoto 日本本州中西部——城市)的瑞元吉(Ryoanji—ji)公园(一种日本的乐园,从此来的水能供应现代化的城市电——城市的血液),水资源以一种简单的源泉被召回,用竹杆和细绳凑合在一起,环绕在岩石和植物之间是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小溪通过中空竹杆流进一个小水池,在苔藓和小圆石之间溢出。尽管它是如此简单,但是设计师由于尊重和热爱它,所以把水夸大为源泉给以更特别的设计。水再现其真相后有远超过它自己使人大为惊异的潜力,它的作用广阔无比。

对各种形态的水,经过说明、介绍、简单的分配,它们都有共同的起源。它是天然的,有不可改变的属性,时间也不能改变它,无数的更为复杂的源泉和有四支分流的源泉,都表现出一个主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心,甚至一滴水也象征着富有想象力的源泉。用尼卡·塞威(Nicola Salvi)的话说:水是永恒的连续的资源,源泉是隐含的卓越的建筑师。

**连接网的河流，**

**通讯网的运河。**

在意大利巴哥拿的莱特别墅公园里,水在倾斜的平台上逐渐下流,在小山顶形成一个洞穴(人造洞穴),并在最高处长出许多绿色林冠。公园的平坦地域经过精心修正变得广阔,在最低处的花坛也细心地修剪过。水在下流时变得格外温顺;水起先从山洞里冒出,然后流下小山,最后流到水池底部。按照水的行程,它是通过喷泉地下的中心线从一个喷泉处流到另一个喷泉处,偶尔也从水中冒出几块光滑的花岗石或浮动码头。航道中能一阵阵喷水的喷嘴被谨慎地隐藏在建筑物的缝隙里,不知情的参观者有时会被弄湿;水流入有河神斜倚着的水池,并从旁边有细小喷口的喷泉喷出。在公园的中间部位,河道表面重新铺设过,并放置了一个光滑的长形室外餐桌,形成的水槽用来冷却水酒。脸色似苔藓的怪兽嵌潜在桌子下面担当渠道的作用,以保证小溪连续不断地流动,最后消失在公园地下。水在平台的最高处能形成朦胧的薄雾,象一种家族头盔顶上的装饰物,最后顺利地跌回到花坛的水池中。

加卡马德·威哥拉(Giacoma da vignola)的1566年为杰威尼·卡得哥姆布(Giovami Cardinal Gambera)的别墅所作的设计为人们所接受。威哥拉的想法是將源泉(水资源)和渠道(分配物)相结合,形成别墅和花园的流体框架。象别墅乐园;莱特别墅的花园里设置的倾斜平台,倾斜平台上雕凿了宽阔而浅的阶梯,源泉从其中轴线一侧流过。莱特别墅中水是整个作品的主体,它的设计与常规的别墅设计有惊人的差异。一般作品的设计主要建筑物布置在中间部分,是作品的主体。正如来那巴特斯塔、阿尔伯特(Leon Battista Alborti)在他所著书中描述的:“清澈的水是通过花园流出的,它会突然涌出,它的源头的洞穴里。”莱特别墅的洞穴里流出的水通过渠道流过公园的中心线,形成别墅中棘状的柱形物,连续的河流形成一个核心,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公园的概况,整个公园象一个整体,一个和谐的躯体一个完整的思维。

如果说源泉是来自水的源头或水的心脏,那么运河(人造河流)和河流的引深意义便是水的动脉和静脉。郎斯托休斯(Langston Hughes)曾说过:“我们认识河流,我们从古代就认识了河流,比认识人体血管内流动的血液还要早。我的灵魂深处是如此热爱河流。”象静脉和动脉一样,河流和运河是水的连接物和通讯网。“流畅”这个词指的是精通掌握了一门语言——“流动”这个词从口头上理解溪流——信息网,水通过偏信息网沟通感情并加以表达,利用连接物水可以把地点和时间联系起来。运河也是其中一个代表。例如在巴拿马(中美洲一国家),著名的运河不仅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起着地理位置上连接物的作用,也是东西走廊的标志。在计算地表总面积时就印证了一句话:“陆地被分开时,运河使世界统一。”

河流是水的曲线型动脉,它不仅能穿越地区也能穿越时间。尽管它们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但河流也具有变动的要素——流动的水不断地更新自

己。赫拉克赖脱(纪元前五世纪之希腊哲学家)曾说过:“你不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流,因为其它的水永不间断地流过你的脚”。中国的艺术家们描绘河流时也是与空间要素相联系的,在水墨画中,有薄雾的鲜绿色长江是以小山、岩石和田地为背景的。对这种背景用中国话说是“点缀”。一样的词用在针灸师那里就是加强与人体的联系,在艺术上就叫画龙点睛。

杰沃·吉布鲁特(Joao Gilberto)创作的巴西歌曲,有一方面就是以河流流过风景区时所遇到的情景为对象谱的韵律,无止境的变化,无止境的流动。爱德安波(Edgar Allan. Poe)的“超越领域”也谈到一个河流可以穿越空间和时间。波画了一幅巨大的山水风景画,他对每一部分都进行了细心设计,其中水是这个作品的主体也是作品的焦点。波的设计中河流贯穿了整幅画,象征超越的中心地区。水变成通过山水风景画展现实物的媒介。河流从“一个平静的海岸”流过“坚硬的河堤”并通过一个障碍物,那里有“水晶般的水涌到对面光亮的花岗石上。”

刘易士·马富德写道:“我认为水是城市组成中最有活力的,没有它,城市就无法继续扩大规模,扩展范围和提高生产能力。水路运输在大综量运输中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城市最先是建在没有任何东西的河谷上,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航道运输也在随着改进,开始形成了用灯心草或圆木捆绑在一起的漂浮物,后来形成了有橇桨和帆的船,最后形成了用发动机发动代替橇桨和帆的机动船。”堤隔斯(Tigris)、艾佛瑞斯(Euphrates)和尼耳(Nile)在河流中具有传奇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它们的大小和能量,还因为它们在堤岸起源文化上是我们现在与古代城市之间联系的桥梁。

根据一个早期史诗般文艺作品得知,堤隔斯和艾佛瑞斯创造恰好与宇宙的起源相吻合。

现在宇宙的命运已成定型，

运河和堤岸也有了正确的方向，

堤隔斯和艾佛瑞斯的堤岸也已建好，

我们还能作什么？

我们还能创造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难题,出现了一些早期的文明知识,最早出现的有:文学作品、农业和政治。在平原上种植了许多植物——排排都很茁壮——生长在两条河流之间。生长在丘陵山地上的植物也引入花园用来装饰花园,最早有记录的井和运河以及不完善的巴别塔(古代巴比伦建筑未成的通天塔)。每件都必须依靠流动的水来滋养。

尼罗河(在非洲东部)和河里的水涉及了埃及的方方面面,从创造的神话中关于男人和女人出身的帕的眼泪到被茂密森林所覆盖的庞大寺院周围的大堆河流芦苇,到被刻在金字塔墓碑上引导游人参观的象形文字的河流符号。尼罗河象一条巨幅水彩缎带把埃及所有的城市联系起来。事实上,尼罗河就明确表示了埃及人的公民身份,根据西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史学之父)的



观点:“埃及,所有的陆地被水包围,尼罗河的水是它的资源,埃及人生活在城市中,喝尼罗河的水。”罗马建筑师马卡斯·维特鲁维亚(纪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建筑家及工程师)阐述了水对埃及人的重要性,埃及人的生活依赖于他们附近流动的尼罗河:“所以埃及人有一个传统,每件事情都不能违背水的原则,他们还用纯洁的象征威严的容器盛满清水带到教堂的境域和神殿,放在地上,用手指蘸水弹向空中以示神圣友好。”每一年,他们都引出河水灌溉农田,他们把农田用一条狭长的薄堤分开,这种薄堤用来改变农田的布局使其外和轮廓更适合灌溉,同时堤岸也能限制水流东西乱窜。

在美国有一条较深的密西西比河(它注入墨西哥湾)。遍及全国的网状给排水装置与密西西比河连接。从北部的明尼苏达(美国中北部一州)到南方的新奥尔良路易西安那(美国南部一州),河流这种永不退让的气度大大激励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许多作家考察了这种精神,人们认为这种精神来自河流。除了马克·吐温没有人能对密西西比河作更恰当的形象;他对河流作了许多记述,如它的河船、码头、船坞,深长的南部城镇或种植园,通过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马克·吐温表示:“我第一次漂浮在密西西比河上时那种感觉是难以想象的,在小时候我经常梦想漂流密西西比河,后来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他用他的想象力描述了密西西比河澎湃的激流、卷起的浪花,河水骚动通过无边无际的地带流入海洋。几乎每一个支流的水都分布在适度的地带。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观察它们,并注意到了它们外部的自然特征。”T.S.艾略特(生于美国之英国诗人及批评家,曾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生长在密西西比河岸附近,永远不能忘记河流的象征意义:

**我不知道过多的关于神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河流**

**是一个强壮的皮肤黝黑的神——汹涌的,不顺从的和难以驾驭的,**

**它的忍耐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最先公认的是它是一国边界;**

**有用的,不可靠的是一个贸易运输机;**

**接着面对的是桥梁的建造。**

**这个问题一旦解决,皮肤黝黑的神几乎被忘记;**

**被城市的居民忘记——甚至永远不会想起。**

通过历史和神话的积累,河流在一定的时间里让人想起的不仅是一个地方:莱茵河让人想起华格纳(德国诗人及作曲家)的歌剧作品;结冰的德拉瓦(美国东部滨大西洋)让人想起华盛顿的英勇横越;泰晤士河让人想起国王乔治二世举办的谦和而威严的塞船会;更残忍的是科尼漠河让人想到1889年的约斯顿洪水泛滥。

人们曾经通过河流建造城市,河流的外形和流量制约了城市街道、林荫道和公园的布局。河流——城市的构成模式是无限的,帕斯布河和帕森拉洼泥不仅由阿利根尼河连接,且形成一个三角状环形河流:一个城市在一块三角形陆地上形成。围绕陆地的河流汇聚形成俄亥俄(美国东部一河,注入密西西比河)。平行于每一条河流的格子延伸到城市变成街道和街区。在城市的中心方格交叉形成一个角,这就产生了城市的外形和草图。相比之下,北京的蛇形河流建立的弯曲对应形成较正规的排列整互相垂直的格子,从而形成了皇宫庭院。河流能把大城市的行政区划为两半,象密西西比河,当它从明尼亚波利斯(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南部一城市)流过时,或者当多瑙河(在欧洲中部)轻盈地流过布达佩斯(匈牙利之首都)时。曼哈坦岛被分成几块交叉着挤在东部与哈德孙河之间;同样的道理,费城(美国宝夕法尼亚州东部一港市)夹在德拉瓦和斯古吉果河之间。却尔斯盖和南非卡罗来纳位于两条河的会合处。城市居民以他们的城市能成为大洋州的一员而自豪。

河流城市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城市边界造一个抑制水的堤岸。在水和陆地的结合处经常具有潜在的戏剧性因素。因为水和陆地的过渡是突然的,人们心理上是难以理解的。在某些情况下,城市可能在河流边上修建一个海湾,也可能提高街道的水平面以超过河流的表面,也可能修筑水坝以改变或封锁水流入城市,也可能用栅栏阻挡以防止行人靠近水边。罗马被肘状的台伯河包围,不反光的淤泥暗示着古罗马的街道水平面;现在的罗马街道升高了四十英尺。波士顿(美国麻萨堵塞州之首府)麻萨堵塞和奥斯丁(美国德克萨斯州之首府)维克萨斯都没有忽视他们的河神,他们沿着查里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海湾)和科罗拉多(美国西部一州)建造了运动场,所以骑自行车的人和慢跑者能脱离城市交通在景色优美的人行道和海堤也进行锻炼。在英国较低的撒拉特地区有一条狭窄的河流穿过村庄,并且离村民的住宅很近,其中的一点空隙,人们便沿着水流方向种植了树木。这条河流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把这个村庄与英格兰的其它地方相连接,“同时也使村民在心理上与大海相连接。伦敦有许多修建正规、庄严的海边岸堤建筑。泰晤士河(在英格兰南部,伦敦即位于其畔)的堤岸边有堂皇的英王乔治一世至三世时期的建筑,还有国会大厦和无数的桥梁高楼,所有这些都与河口和港口相连。

德克萨斯与它的同名河流源泉很近。当河流穿过这个城市时,形成一个环状水流打断了附近的建筑,水从几座桥下边通过,重新与一条800英尺长的笔直河道相连。在这个世纪的早些时候,这条河比这个城市的水平面低20英尺,它没有用于贸易通航,只有威胁人类的洪水泛滥。自从1921年洪灾之后,当地的商人决定把这条笔直的水路填平使其自身形成环状曲线。于是这个地方的一些贵族人家出面反对,并参与了这项计划。他们允许挖掘一条支路,但坚持保护这个自然的河流流路,并建造了一个河上休闲处。他们挽救了一个城市,使它不至于无情地与水失去联系。



## 马可·夏加尔的艺术

贾克宾 波利—蒂修 著  
孟涛译

的理论体系，而广大民众却不遵循这些金科玉律，却要背道而行。

夏加尔的运气也好不了多少！他了解民众这般自得其乐，自鸣得意，会意味着什么，无非就是在关注热爱艺术动态时对眉颦蹙，笑里含忧罢了。他也不知道，人们为画家喝彩，却不见得会去读他，同样人们为一名画家喝彩时，也不一定去欣赏他的画作。他们趑拉着脚步穿过展厅，互相推挤着，匆匆地掠过夏加尔的画，嘴里喃喃有词道：“噢，夏加尔…他多有才华…”——“对，对…很…很…”一接着仿佛躲避负担似的，他们很快消失到下一间展厅，他们在那儿重又恢复正常的言谈，变得滔滔不绝起来，兴奋异常，直到看见另一幅优秀作品。

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的童话…不知是哪一个，傻子最先叫起来。“皇帝什么也没穿…”唉，这都是可理解的！所以说，真正的鉴赏家，艺术史学家及评论家们都佩戴了眼镜，并且隔年还要增加度数。只有芸芸大众可把眼睛凑近秘密缝隙处窥看，不用担心，会视而不见的，因为大千世界在他们眼里都是一个样。

艺术评论家就其目的与责任而言，是双重的，对于世俗的艺术，它要揭示其应有的优雅与体面，对于艺术家，它要作出公正客观的评断，艺术评证引导世俗艺术进行观察，同时也给予艺术家被人理解的机会。夏加尔与观众间的评论没有听证人参加，我们的艺评还必须逗留徘徊，踟躅不前吗？看来是该在他们中间站起来了，因为这次，艺术家占了理，观众也没有多少罪过——马可·夏加尔把最难的一道问题摆到他们面前了：艺术的边界。

### 他的艺术特征

他进屋子的样子，一看就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信心十足，精明细致，为了尽快到达，脚步迈得矫健有力，他似乎要借此证明他已经悟出的道理：“坚实的大地是要一步步的走”。但人们一定也还注意到了，他走路的时候身体的摇摇晃晃，眼看要踉跄倒地时又恢复了健步如飞的老习惯，夏加尔就这样走过来，然后握手——，入座时有些忸怩，象是重重的跌落下去的，这使人很容易想起木偶剧院的小丑表演，小丑由于受到不幸的蒙骗，稍微侧了身子，身子就啪地裂开了缝，一分为二，脸上还留着愧疚的表情，好像还有什么未向观众展示的。夏加尔有一张笑脸，就象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他在谈话时显得很和善，但那只是一种假象，有时候他的和善会像受热的水一样蒸发得干干净净，这时我们就觉得他嘴角的笑太分明了，如一把利剑。他还喜欢像动物那样把牙齿露出来，不愿闭嘴。他那蓝灰色的双目本很安详，但常常因为莫明其妙的怒气而变得目光如炬，锐利而漠然的眼神使他的谈话人明白自己可能已经被奇怪地反射到夏加尔双目里了，只待他从夏加尔将来那些红的、蓝的、绿的、蓬头垢面的，重叠扭曲的，在空中飞翔的各色人物画中去寻觅自己的影子了。时间的分分秒秒就在谈话中流逝了。夏加尔叨絮着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这个亲密的尘世，他会动情的不能自己，冒出一些预言家的话来：“谈话要以诚相见，就像上苍在聆听着我们一样，这样做才能无愧于心，因为这就是上苍之道。”我们不再惊讶了，我们已对夏加尔有些了解了，我们明白：他的这些变化不定的话语反映的是，他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其理性成分不可捉摸，但是，他却照亮了他的生活，使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并透过他言词的第一个层面，揭开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乃至于更多的——心灵的层面。这些都是夏加尔命里注定的存在，也是他的血肉之躯所必须的滋养，这就正如人们不会料到的那样，这位尚未进入而立之年的艺术家，在那光亮的卷发里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白发。

走近夏加尔不是件易事，他有许多在相矛盾之处，你必须加以了解并能进行综合分析。他的艺术本来林林总总，各种成分伸入四面八方，但其后肯定

岸一港市)的更多更激动人心。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城市位于水上。威尼斯尽管有许多混杂的运河，但这种混乱和矛盾被处理得格外和谐，使威尼斯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城市。它是一个由网状水干线编织而成的完整城市，水干线代替了街道，使它显得更为特别，当马哥李罗（意大利旅行家）参观了意大利所看不到的城市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开国之主)的故乡后，他极富表情地描绘了他所旅行过的四十个城市，这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国王，然而他的旅行也接近尾声。马哥李罗说：“我每旅游一个城市，都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记载，威尼斯(他的故乡)也如此。”马哥李罗所记载的城市都各具特色，如威尼斯的迷宫，“每个城市都不能重建或赠与。”在松洛“它有瓜状的商贩小亭(尤指圆形的如公园等内贩卖报纸、糖果、香烟等用者)，有隐士(尤指基督教早期者)和狮子雕塑，土耳其浴室，幽静的咖啡馆，延伸至港湾的胡同。”在费里斯有在运河上漂浮的船只，每一个都不相同。有向上翘起的曲线弧形的，有屋顶隐蔽着的，还有花纹栏杆悬吊着的支柱驳船。”漫步在时而向内时而向外倾斜的钢板甲板上很令人陶醉。光线不断地从难以接近的入口照下，穿过焚香时的烟雾朦胧地照在拱形圆屋顶的殿堂里。从视觉上看，桥拱浮在绿色水面上，远处交叉往来的船只象是运河自身在慢慢弯曲。在通常情况下，寂静的城市夜色里，只有黑色体身的平底船与用砖彻造的墙壁碰撞发出的声音。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汤马斯·麦思在他的杰作《毁灭的威尼斯》中谈到“威尼斯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城市。”

威尼斯的第一条运河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流动的水把城市的污秽的垃圾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机的互相联系的网状物逐渐形成。建筑物建在航道之间，形成一些由走廊、广场、桥梁和人行道构成的迷宫所覆盖的岛屿。水充满了威尼斯的每个角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教堂和每一个公园都被水映射成像。

威尼斯是一个衰败的城市——它的美丽后面隐藏着缺点，运河中的水里有砒(对健康有害)这种物质——它是一种导致灾难的物质，它逐渐损坏建筑物的地基，使灰浆分解，使无数的支柱腐烂，使城市变得不稳定。过了很长时间后，人们把木桩打入环岛的水中以便支持城市。但是全球的变暖 and 从附近工厂，精炼厂来的污染打破了这个平衡。每一次水面的变化使木桩顶端露出，地基开始腐烂和崩溃，随着地壳的慢慢移动，大理石人行道翘起并裂开。晃眼一看，威尼斯广场(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建筑物)的光彩和华丽是不对称的，但是街上用来支撑走廊的柱子都是统一的白色，有拱的走廊上都刻有细长的花纹。有的走廊柱头破裂出一条裂纹，有的柱状物下沉，这是因为水下面的地基有危险。来自大海的运河流入城市，从内部促使了威尼斯的命运——沉陷于水下的坟墓，完全进入循环。

威尼斯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即它是重要的运河城市，但并不是再没有这样的城市。在1452年，马哥李罗向他的国人描述了中国的城市：“我们告诉你们下一个大的更令人满意的城市叫苏州……在这个城市里分布着6000座石头桥，一个或两个单甲板平底船可以很容易地从它们下面通过。”苏州的运河象一个长方形的沟渠围住这个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河道中间建起了许多建筑，运河从主要的护城市河扩展开并紧紧地包围住它的邻域和地区。

苏州是一个水气朦胧的世界，原始的航道延伸并与水里的浮动码头连接，水里有船准备以待。古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村庄里，灰泥和木料结构的房屋显得还比较新，错综复杂的雕刻过的大理石桥梁架在河上，下面有精确的几何图形，半月状的拱在水的反映下形成一个园形。在风俗习惯和建筑风格上苏州与威尼斯在诸多方面都是不一致的，不象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雕刻有大理石花纹的豪华娱乐大厦，它表现了对来威尼斯运河旅游的游客的敬意。苏州的运河只与草率建成的房屋相联，这些房屋只有陈旧的外表和白墙。然而在它的里边，通过几道门可以到达一个意想不到的内部无比精致漂亮的花园，它具有别致的构造和严格的管理，隐蔽地与布置在与一般公共场所分开的运河上。

威尼斯的运河布局格式有精巧的规定的式样，与此相对照，苏州和阿姆斯特母(荷兰的首都)更喜欢传统的样式，通常设计成的样式是严格的半园形的三角架网状物运河，水坝和水闸也相似。阿姆斯特母开始只是简单地在阿姆斯特河上架起水坝围住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运河也不断扩展，形成环绕河流的一组同轴弧。每一条运河都比以前的长，有些沿着街道旁延伸，有的延伸到仓库、工厂和住宅的附近。对于许多未加工的原材料的运输和贸易发展来说，运河河能使未加工的物质和商品快捷而便宜地通过城市出口到国际贸易上。这对于只有较小贮存地的荷兰发展繁荣其经济是十分有益的。荷兰的贮存地较小——所有的刷白窗户的框子，石质的中框和无光泽的园形小阁楼，还有天窗都是人们关心和利用的空间——沿着运河。水面反射出有银色光泽的北极灯照射在长有杂树的地方的倒影，相似的灯光巧妙地照在附近一种上釉的陶器上。一些建筑是非常简单和粗糙的。就象一张张娱乐用的纸牌、两点、或六点、七点、八点简单地排列，一些建筑是非常精致的，国王和聪明的王后住在一套用砖填制的式样别致的宫殿里，它具有缠绕的涡旋形的三角建筑部分，门口的建筑更为漂亮，正面上方的三角墙具有精心制成的柱状物和雕刻，通过树林反射在水中。水中也有一条液体的林荫大道。

河上休闲处跨越河流与商店、小旅店、咖啡馆和户外剧场相连，前来休闲的人络绎不绝。一条人行道与通行对面航道的小步行街相连。

河上休闲处具有惊人的能力，它能从喧闹的城市中分散人群。它的边墙能隔绝城市的噪音，水能使空气变得凉爽，伸到河面上的橡树枝条悬臂能遮挡泰晤士河强烈的阳光。最重要的一点是：那里的一些栏杆竖放在人行道与水之间，仅仅是栅栏，一个小护栏，指明了路面和水的边界，加强了人和水之间的联系。这条河是这个城市最显眼的风景，是这个城市的中心——不是心脏，但是是一个充满亲密联系的干线中心。人们沿着流动的道路走在一起，耐心地讲述往事，这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公共生活，可惜的是美国人的这种城市居民传统已濒临灭绝。

巴黎也是一个早期的河流城市，它一直没有失去与水的亲密联系，所以不论是现实的即触摸到的还是心理上的即触摸不到的联系这个城市都具有。艺术家通过努力根据捕捉到的灵感精心制作了一条穿行在巴黎与塞纳河(在法国北部，向西北流入英吉利海峡)之间的豪华船，它通过城市运行，沿着水流转弯后有一个有特色的景点，那里有海上公园，有乔治斯海市蜃楼。这条河的两岸种满了树木，形成一个公园式的绿荫道。让人感到这个城市的每一部分都与它的地形和历史相称。

当塞纳河通过城市时，它的路径被开辟成运河(人造河流)并用围墙围住。以纪念碑、广场、公园和路标来标志它的流路。河流把德拉·比斯塔尔地区联接起来，艾德拉塞特船头把河流分成两半(这只船是用来运送哥德人的货物的)，拉威、马德里、意连利德和冲断层的艾佛塔在城市的另一端。赫勒克赖脱河就是今天的塞纳河，同样的河所不同的是它以前在革命期间受到过血的洗礼，在现代的1889年却举办了国际展览会。沿着蛇状的水路，在全国性河流上，有各种新奇的水桥设计、门廊装饰和桥拱结构的桥梁超过了25座。

在空旷背景的衬托下，河流显得更广阔，有河流的城市中桥梁通常具有特殊的地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例如：在纽约的布鲁克斯桥，伦敦桥(退隐到亚利桑那)，在旧金山三藩市的金門桥，还有威尼斯的瑞拉托桥。桥也是调停者。河流不论在客观上、风格上还是与工商业有关方面，通常意味着分开。桥梁有助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波特泥芙桥使政治的巴利斯与智慧的来特怀特相联系，剑桥大桥使细条状的波士顿与松散式的剑桥相联系，波特斯托桥把威严的罗马与黑黝的芙拉特相联。

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城市空间，桥面上也可建一些建筑。佛罗伦斯有一座旧桥，它具有三个拱跨越了阿那河。富有的商人们把捆绑在抛锚驳船边用来销售最新流行服饰(如服装、化妆品、帽子等)的小商店依附于桥头。在顶楼的正下方有一条秘密通道，具有很多安全防护设施，连接着河流的两岸，所以统治中世纪的大家庭在暴动发生时能及时从城市退走。中途通过有拱起走廊的桥，到达亚诺河(在意大利中部)。所以人们必须有一种与水相联的观点。这是一个漂浮在城市与河流之间的场所，人类活动的领域大大超越了原来所具有的自然领域。

桥梁的设计当然是依据它穿过的障碍物的自然特点，还要依据可利用的物质和技术。早期的桥梁是用巨大的石头和粗大的木桩造成的，以抵抗强大的激流从侧面冲来的压力。桥利用许多拱来跨越一条大河，例如苏州的宝带桥有53个拱，它是如此昂贵，建造时当时的中国总督捐赠了他自己的玉带。也有一些具有冒险的拱，例如日本广岛的开天桥。阿伯特建议桥拱建成奇数看起来更令人愉快，也更能发挥它的力量。中间的水流离岸堤最远，受到的阻力也最小，受的阻力越小，水流就越汹涌剧烈。

随着技术和风俗的发展，桥梁的轮廓、样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后钢筋和混凝土代替了砖成为最受欢迎的桥梁建筑物质。罗伯特·麦拉特设计了令人惊奇的瑞士流线型桥梁，桥梁拱架二支柱之间的部分象一个深的高山峡谷，桥梁的拱很薄但却是一流的混凝土拱。许多桥是有许多复杂的东西共同建造成的，有支柱、栋梁、钢板、钢丝绳、铆钉；其它的看起来是不必要的用来作装饰用的。有些桥建造的非常正规的，例如1755年在巴斯(英格兰西南部一城市)建造的瑞查德约翰帕兰特桥；有些桥是非常简单和怪诞的，只有几米长，例如在塞维尔(西班牙西南部一省)有一座砖桥，一个半园形的拱跨越了延伸到帕拉兹依凡的运河。

运河也叫人造河流，具有重要的连接和通讯作用。运河能在物质上使城市和水连成一体，是附近地区和区域联系的纽带，也能把几个城市连在一条线上。放多城市开始建环形的护城河、城墙和高楼来围住城市，以抵御侵犯入侵。中世纪(约在公元1100年到1500年间)在此利时，是第一次用运河——壕沟来防御。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主要的壕沟到城市内部的各部分都挖掘了运河，所以今天的城市中街道和水路的联结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我们喜爱的运河不仅局限于我们的行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文学家思考着如何把灵巧的地球上生命的指示物运河模型引放在火星上。科幻小说谈到关于建造的运河城市被行向地球的火星入捕获。除了沉默的行星外，C·S·刘易士设想了这样一条火星上运河：“它好象是无尽头的，不中断的，是非常近似笔直的，在它的上方，有一条彩线，它靠近地平线具有一个V形边痕。”

纵观整个地球，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运河比威尼斯(意大利东北海